

# 新时代乡村文学期待真实真诚真情

## 追忆似水年华

——评左马右各中

### 篇小说《拉紧我的手》

□赵振杰

“好多事情在我的记忆里都面目全非了。”这是左马右各中篇小说《拉紧我的手》的开篇第一句话,其中“记忆”二字是该小说的核心词。记忆不仅构成了小说的叙事视角和结构方式,同时也是小说的审美坐标系和故事驱动力。这是一篇被“记忆”打捞上来的小说,它不禁让人联想到普鲁斯特的名著《追忆似水年华》。

瓦尔特·本雅明在《普鲁斯特的形象》中指出,写作实际上就是依靠追忆而进行的编织活动:“记忆是经线,遗忘是纬线。”对于普鲁斯特而言,写作或者说回忆之路犹如一个巨大的过滤器,它为“非意愿记忆”的呈现腾出空间,追寻失去的时间,打捞那些被浸泡在记忆中的沉睡之物。从这个角度上看,左马右各仿佛是普鲁斯特的精神传承人,读者在阅读该小说时,会在不知不觉由故事的阅读者,变成故事叙述者一样的白日梦漫游者,纷至沓来的记忆碎片拼贴出一个具有梦境色彩的“时间迷宫”。

仅就表层叙事情节而言,它讲述了一个凄美浪漫的“古典”爱情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心怀文学创作理想的煤矿工人,在一次矿区诗会上,他邂逅了同为文学爱好者的护士睿,并一见钟情。虽然两人的家庭条件、身份背景相差悬殊,但还是确立了恋人关系。睿的关怀与照顾,让“我”感到久违的温存与幸福。也正是在睿的鼓励与帮助下,“我”的生活条件和事业发展也有条不紊地改善着。然而就在两人浓情蜜意、谈婚论嫁时,死神突然降临,不仅夺走了睿的生命,也扼杀了“我”对未来的所有美好憧憬。所以要在这一段戛然而止的爱情前面加上“古典”这个定语,是因为它基本上是古代传统话本小说、戏剧中“才子佳人”叙事原型的现代性演绎——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的文弱书生,偶遇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一见倾心,两情相悦,或历尽千险后终成眷属,或海誓山盟后始乱终弃,如《玉娇梨》《莺莺传》《平山冷燕》《画国缘》等,情节大抵如此。以小说中一段情节为例:“我和睿,来到书房里,我们拿起一本书,翻到前一天夹好书签的地方。睿读一段,我读一段。有时,我们会一起轻声朗读一段同样的内容。那声音,轻轻在屋子里震荡,像我们的心,在跳动中充满秘密地碰撞。”才子佳人,题诗酬和,红袖添香夜读书,一股浓得化不开的“古典”韵味弥漫于字里行间。

然而,这种才子佳人的唯美叙述,总是在作者追忆性的叙事视点下,呈现出一种如梦似幻的“不真实感”。玉洁冰清的睿、天真无邪的柳丫、成人之美的柳芸、高深莫测的尤兆智,以及善解人意的姥姥和来去匆匆的睿父睿母……这些人物身上与生俱来的“非常规性”都给人一种梦幻感。小说多次提到蒲松龄《聊斋志异》,特别是“我”与睿热恋中的一段描写:“睿重又站回花丛中,她灿烂如花影的面孔,让我想到一个人,《聊斋》中的婴宁。”浓浓的爱意中,散发着一股鬼魅的气息。《聊斋志异》寄托着蒲松龄太多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幻想。从互文的的角度上看,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臆断:《拉紧我的手》中所有情节、人物、事件,有可能都只不过是“一个耽于幻想的失意落魄之人的‘一枕黄粱’。如果这样解读的话,那么在小说原本的“古典”光芒包裹下的累累伤痕便隐约可见。作者以《聊斋》为触动开关,将精心营造的“才子佳人”模型悄然拆解。

如果你是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读者,可能会有疑问,作者在建构故事的同时又解构故事,意图何在?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小说中的另一个关键词寻找答案——命运。在尤兆智的家中,尤与睿曾就《聊斋》一书有过一场耐人寻味的对话:

睿愉快地反驳说,我不想做《聊斋》中的女子。更不想做一只绿衣鹦鹉。那样的人,和那样的时代已过去了。

尤兆智看着他们,又看看我说,《聊斋》的时代真的消失了吗?我看未必。书的存在,在告诉我们所有时代都是不死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是一本书中的某个人物,不是在这一本书中,就是另一本,而且随时会悄无声息地出现,然后又悄无声息地消失。那是无法猜想的命运。

尤兆智这种消极悲观主义论断恰恰是在大家谈兴正浓、其乐融融之际发出的,这不啻向每个人当头浇下一盆冷水,也为接下来急转直下的情节埋下了一颗隐形的悲剧性种子。随后死神降临,无情地收割了柳芸、柳丫、尤兆智、姥姥、睿的生命,令读者不寒而栗之余,又不禁联想到孔尚任《桃花扇》中那一句“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徒留下《红楼梦》那段唱词“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由此可见,与其说《拉紧我的手》这篇小说是在建构或解构一个缠绵悱恻的古典爱情故事,毋宁说是在探讨一个关乎“存在与虚无”的生命辩证法。

精神疑难展开有力的表现和追诘,才能写出与人民情感共鸣的作品。作者既要保有知识分子的现代眼光,又要化身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份子。要找到现实生活与情感密切契合的载体,必须保有浓郁的人文情怀。只有如此,作品中的自然环境和风俗才能打破浮光掠影、猎奇和景观化的表述,想象和抒情才会避免轻率和浮躁空洞。新时代乡村文学中,景观、文物、遗迹等被广泛运用,它们往往联系着历史与现实,加之每个人心灵深处的恋根性,这些事物被赋予了丰富的情感。《战国红》中的玛瑙石“战国红”有效串联了历史与当下,展现了时代的变迁,具有丰富的象征意蕴。报告文学《中国有个滕头村》中,也通过“长弄堂里赶猪”“一犁耕到头”等俗语来表现情感态度和提炼“滕头精神”。

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中,作家唯有坚持真实、真诚、真情的原则,才能创作出更具深度和温度的作品,使乡村叙事摆脱单一的固有模式,不仅表现时代巨变,展望美好未来,而且尝试寻找文化之根、历史之源,留住无数人心中美丽乡村。



创立万卷诗章、三州功业,更有功业之外的累累硕果。”

中国文人的理想人格,既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追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说,正是这两种可亲可敬的文化人格,让苏东坡更久远地赢得了后人的心灵共鸣。这本《斑斓志》作为一本全新的作品,让人读后感觉余音绕梁,回味无穷,给人以精神上的滋养和文化上的熏陶。

## 书写百年运河的精神图谱

——评徐则臣长篇小说《北上》

□王宏仁

大水汤汤,溯流北上。大运河是中国地理南北贯通的大动脉,也是中国的一面镜子。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跨越运河的历史时空,探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探讨大运河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以及世道人心变迁的重要影响。这是一曲英雄的颂歌。全书以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小波罗)游运河寻找弟弟为主线展开故事。小波罗和弟弟(费德尔·迪马克)怀着对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绘的美好中国的期待,先后来中国,他们与同船的谢平遥、邵常来、孙过程,以及中国女子秦如玉,沿大运河一路北上,经历与见识烟花柳巷、船闸人家、兵马劫匪、纤夫官员,遭遇了人生几乎所能遭遇的一切。

费德尔·迪马克作为士兵无心打仗,他怀揣马可·波罗的书一心想领略中国的一切,尤其是运河。他一见倾心爱上了中国姑娘秦如玉,并隐姓埋名与如玉在逃难中建立了家庭。他在中国度过了一生,最后为了给如玉报仇,与日本兵拼杀。费德尔·迪马克克爱中国,爱中国文化,他忠于爱情,为了爱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美好篇章。与小波罗同行的孙氏兄弟的知恩图报、侠肝义胆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美德。到他们的后代孙宴临、马思艺、胡念之等当代中国的故事中,前辈的精神与气质得到承接。

书写百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一个民族的旧邦新命。作为中国地理南北贯通的大动脉,大运河千百年来如何滋养着一个古老的国度,又如何培育了一代代中国人独特的精神禀赋,在作品中亦有深刻的文化思索与艺术表达。

作者在书中设置了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小说起于漕运废止的1901年,结尾在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百年沧桑经历,起始是一百多年前意大利兄弟俩各自穿河北上,亲身经历的运河两岸的中国历史。小波罗乘船沿运河由南向北穿越了中国,一路上,他见识了官府、士兵、教会、漕帮、船夫等各个阶层真实的生存状态,探寻到大运河所埋藏着的数千年民族文化绵绵延续的秘密。就在小波罗抵京不久,漕运废止,正透露上封建王朝的风雨飘摇、行将倾覆,悠远古国在外来侵略的冲击下面临蜕变与革命。小说里还涉及很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如里面有一个

典型形象,而且避免了千篇一律、模式化的乡村叙事。新时代乡村叙事中,还有一类典型人物是扶贫干部,长篇小说《战国红》既描述了扶贫干部陈放担当奉献的大义,又展现其抛家舍业、面对生活诸多困难时的顾虑和担忧,这不仅没有损害人物形象,反而使人物更加真实、亲切、血肉丰满,有效避免了人物沦为某种符号或精神标签。

真诚,指作者的启蒙立场。中国现代文学有优秀的乡村叙事传统。上世纪20年代以来,以鲁迅为旗帜的乡土小说作家着意揭示故乡的落后、封闭和野蛮;芦焚则展现了中原农村的萧条、破败和停滞;废名、萧红笔下的乡村是诗意、美丽和凄凉;沈从文的边城则是美丽而让人忧伤的。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融入了作者真诚的态度,展现了独特的乡风民俗。他们都敢于正视乡村的不足,不回避问题,从本质上遵循了鲁迅开创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启蒙立场。新时代乡村文学仍需坚持启蒙立场。作家要真诚地关注乡村之“变”与“常”,要真诚而热

## 不落套语解东坡

——评张炜新书《斑斓志》

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际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自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问世,可以说高标卓立,追随者众,蹊径难寻。作家张炜则以十余年深研之功,用古诗做线,引经据典,写出《斑斓志》,力避俗见,直面文本,每言必得凿实,质朴求真,还诗性与生存实境,直抵人性深处。

苏东坡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合称“三苏”,均位列“唐宋八大家”。苏轼从小饱读诗书,胸怀天下,成年后在朝为官,却仕途坎坷,未能在政治舞台上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却成为了一位优秀的诗人。“人生到处

## 文坛观察

□苏虹

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进程中,作家是在场者、参与者,更是满怀激情的书写者,脱贫攻坚题材成为新时代乡村文学的重要类型。在这场时代书写中,如何避免主题先行、形象固化、内涵单一的创作误区?如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精品?“真”可能是最重要的内核。这种“真”包含真实、真诚、真情三个维度,三者有机交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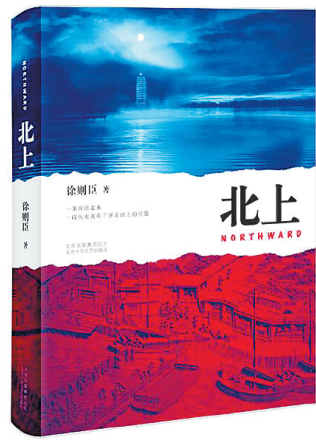
真实,指题材内容。作家要客观真实地展现新时代乡村生活的面貌,抓住改革进程中最主要的矛盾,体现时代变迁的细节。同时,厘清乡村历史与现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既要展现时代风潮的激荡和浪

## 不落后套语解东坡

□钟芳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谈起中国的历史文化,我们无法绕过北宋杰出的文学艺术家苏轼,他不仅集儒、释、道三家精华于一身,医学、饮食、天文、地理皆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亦有深厚造诣,一生著述颇丰,堪称罕见的全能型作家。在苏轼斑斓起伏的人生经历中,其道徳品行和人格魅力更是炫目,到今天依然能够给人们以深刻启示。《斑斓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苦研苏东坡十多年的心血之作。这部新作全面客观地还原了一个鲜活亲切的文化巨人,引领我们感受不一样的苏东坡。

张炜著有《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等长篇小说,出版过《楚辞笔记》《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



□李东华

多层次,在这里有孩子的世界、大人的世界、孩子和大人之间的世界,在孩子的世界里又可以分化成一些小世界……这些世界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有交集的,是网状的,某些时候也存在着无法沟通的孤立的角落。因此,家庭、学校、社会、父母、老师、同伴等都在她心灵的屏幕上留下了丰富的折光,正是不同层次的世界所形成的合力而不是某个单一的世界对她的童年成长造成了决定性影响。小香咕由于爸爸生病,妈妈去照顾爸爸,于是她来到了外婆家,在这里有三个气质迥异的表姐妹,有性格不同的外婆、外公、舅舅、舅舅、姨妈、姨夫等许多大人,有在脾性上有着云泥之别的各类同学。尽管大人们都非常爱护小香咕,但成人世界的某些价值取向和利益冲突,还是会给小香咕的内心带来困惑和冲击。小香咕很爱她的海员爸爸,小香咕的妈妈也很爱自己的丈夫。但是外婆更中意那个曾经追求过小香咕妈妈的阔佬崔先生。小香咕心里并不认可外婆对爸爸的评

## 童真世界里的人间冷暖

——评秦文君“小香咕全传”系列

□李东华

秦文君是一个不喜欢把自己格式化作家,即便有些作品有着相当诱人的市场前景,她也能够从掌声和喝彩中抽身而出,到一个新的艺术领域开疆拓土。秦文君是个勤奋多产的作家,但是从不粗制滥造、复制自我,她的每一部新作几乎都力图开掘儿童文学思想艺术的宽度和深度,她是一个为我国儿童文学审美经验的积累和创作理念的革新作出了贡献的作家。

这套“小香咕全传”(海豚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和她以往任何一部作品风格都不相同。系列故事围绕着一个名叫“小香咕”的小女孩,构筑了一个简单纯净而又多姿多彩的童年世界。在透明澄澈的童真世界里注入了人间冷暖,不回避童年生活中的某些灰暗,却始终洋溢着温馨柔和的情调,试图在单纯之中容纳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

在秦文君笔下,小香咕的世界是

滴体现出儿童生命中的喜怒哀乐。小说从小香咕因为家庭变故寄居外婆家切入,这有点像《红楼梦》里黛玉进贾府。事实上,尽管在大人的眼里孩子的世界是小的,可是秦文君以大手笔对待这个小世界,用工笔画一般耐心的笔触,像《红楼梦》一样,把书中的人物放置到没有多少波澜的琐碎的生活中,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让人们看到原来儿童的生活也有如此繁复细腻的肌理。

秦文君把生活直地呈现给了孩子们,但是,对生命中的尴尬,无奈甚至是丑陋,她并不是赤裸裸地描绘,她善于把一切消极的负面因素,转化为诗意的美好情愫。小香咕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她的世界自始至终是不坚固的,缺乏父母陪伴的,她内心有很多孤独以及被人忽视的忧伤。然而正如风雨中的花朵,她是娇弱的,在疼痛和打击中,却始终始终对这个世界绽放着温暖和真情。这是因为秦文君善于拾拾散落在生活角落里的散发着人性光芒的珍珠。比如,小香咕平